



(七)

楊 森

深入大涼山與木里

當時，在場的白夷，人數遠比黑夷為多，但是由於有黑夷在座，這些白夷頭目竟然不敢進食，一直等到黑夷都吃得酒足飯飽，他們才開始狼吞虎嚥。我覺得奇怪，問一位年紀大些的白夷，這是為什麼呢？他說：黑夷是主人，白夷是奴隸，奴隸一定要等主人吃飽了才能够吃。我聽了不免感歎，就問他們：「白夷人多，黑夷人少，既然你們把你們視為奴隸，你們為什麼不起來反抗呢？」

殊不知，他的回答真是妙不可言，他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你的軍隊那麼多，你只有一個人，為什麼他們也不反抗你呢？」

我被他說得哈哈大笑，笑過我解釋給他們聽

：「我這個情形跟你們就大不相同了，我們軍隊同吃同住，穿的也是一樣，我們並沒有不平等

的待遇，我的弟兄為什麼要反抗我？」

西昌的東邊，和四川接壤的地方，有一個昭覺縣，辛亥革命的時候，出過夷民殺死縣長的事，從此以後，省府派的縣長，就不敢去上任。我認爲此風不可長，必須澈底解決，請西昌的夷人大頭目出面，把昭覺的夷人頭子請來。我當面問他：「為什麼不許縣長去上任？他很詭異的反問我：『那有這個事呀？我們幾時拒絕縣長來上任的？』」

我說：「辛亥革命反正的時候，你們不是把縣長都殺了嗎？」

他回答，是有這個事，但是他又說：

「那時候的縣長是滿清人嘛，我們那邊也有人要革命，因此就把他殺了。」

我心想，這真是滑稽而可笑，照他的說法，

昭覺人不是在響應革命嗎？怎可以說他們殺害縣長？因此，我再問他：

「現在你們歡不歡迎縣長去？」

他的答覆十分乾脆，他說：

「當然歡迎，縣長今天去，我們今天就開會歡迎他！」

我很興奮，一躍而起，我大聲的告訴他說：

「好，我今天就叫你們的縣長去。」

當時的昭覺縣長，就在西昌，我派人去找他，請他走馬上任，那曉得他心裏駭怕，不敢去，搞得我莫可奈何，我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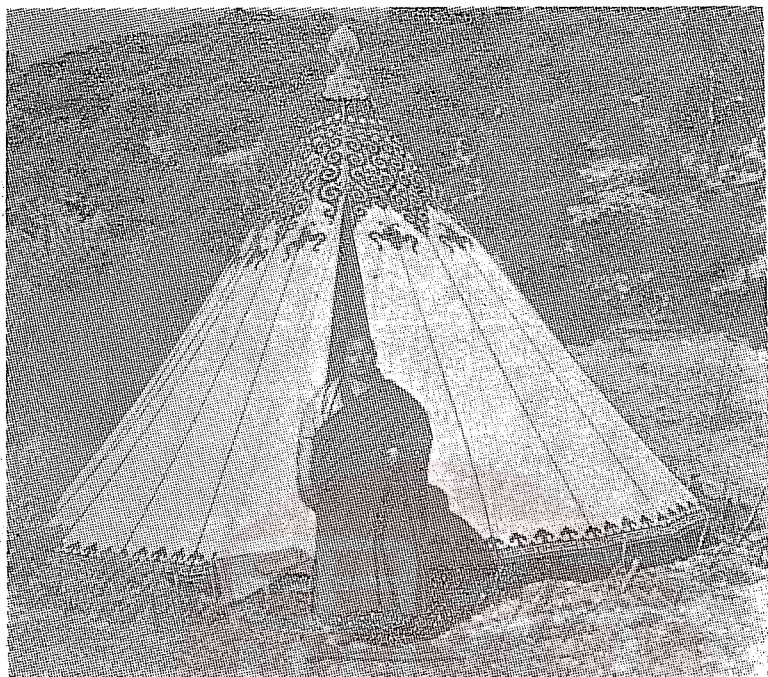
「好，讓我親自陪你去！」

我帶着昭覺縣長，騎馬同去，一路翻山越嶺，旅途十分艱辛，走了兩天，到了，一看所謂的昭覺縣，只有十幾幢房子，縣政府也不過是幾椽瓦屋而已。當地還住了幾家漢人，一問他們，夷民很講道理，跟漢人一向和平相處。據他們的說法，以往有幾任縣長虐待夷民，夷民忍無可忍，因此才有那次把縣長殺了的事情發生。

西昌舊稱寧遠，後來成爲西康的重鎮，東西兩面高山峻嶺，犬牙交錯，中間是一道谷底平原，形狀狹長，寬祇二三十里，長有兩三百里，在這道谷底住的都是漢人。自西昌再往西走，就是

木里土司管轄的一片高原，荒草無涯，野闊風搖，祇有許多奇禽猛獸，奔馳其中，這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，縱橫七百餘里，等於是一個台灣的大小了。

木里土司，擁有一支兩百名的騎兵隊伍，槍械子彈，都由龍雲供給，有一段時期，龍雲還派



木里土司，他的官銜和名字，應該是木里宣慰十八代土司項·慈慎扎巴，在帳篷前攝。

了他的參謀長，駐在木里，幫助木里土司從事建設，訓練部隊，由此可見龍雲對於這鄰省蠻荒的重視，似乎還有點不懷好意。

木里盛產一種怪蜜蜂，具有防衛軍隊同等的威力，一有陌生人走近木里，這種怪蜂由於嗅覺出異味，不管你惹不惹牠，都會傾巢而出，羣起攻之，而且一路追纏不休，直到把生人逐出邊境為止。

一路順利無阻的進入木里，找到了時正露營野宿，徜徉山水的木里土司，這位木里土司一輩子沒有見過像我這樣的高級官員，我到他的境界，他感到十分榮幸，不但沒有讓怪蜂刺我，反而送了我許多名貴的禮物，我以軍中攜帶不便為詞，婉言辭謝。

在西昌停留，前後兩個月，個人方面，交了不少好朋友，一位鄧秀廷鄧旅長，擁有一千幾百支槍，有自己的軍隊，由自己負擔糧餉，勢力極大，地方專員只好依賴他這支武力，維持當地的治安。他對我懇勤熱烈，買了一匹據說是數十年難得一見的良駒送給我，使我欣幸之餘，回送了豐厚的禮物，將牠收下。

大渡河口富林有一個羊清全，相當進步開明，他在做棺木生意，利用當地所產之高貴木料，

製成棺材，運銷內陸各地，這種棺材埋在地下多年，仍然不會腐爛。

大雪山山頂殲共軍

我在當年剿匪中所擔負的任務，多半是堵防攔擊，可是毛澤東和朱德見我就跑，我一攔住他們的路，他們立即改變方向，奪路而逃，因此我們等於是在川康滇黔邊境，跟共匪捉迷藏。西昌住了兩個月，共匪繞路了，部隊遂又被調回瀘州，那是由於共匪爲了避開我們，再往川康邊境回竄，當時蔣委員長坐鎮成都，他派來一架專機，接我到成都去見他。第二十軍則由西昌經昭通回四川。

蔣委員長和我在成都見過了面，檢討會商剿共軍事，當時朱毛匪幫已經竄近西康的打箭爐，打箭爐即今康定，是西康的省會，却和川西北很爲接近，委員長佈署的兩支兵，一支是以薛岳在後追擊，一支是令我率二十軍馳赴漢源，攔住朱毛入川之路，或者從旁予以側擊。我們知道委員長是將成都正面的防務交給二十軍，因而摩拳擦掌，士氣高昂，一個急行軍北上到西康的雅安，早已抄到了共匪的前面，如果這時追得快一點，朱毛必將陷入我們兩路夾擊的陷阱，可能全軍覆沒，到這時候，毛澤東和朱德慌了手脚。

被我阻在爐定橋大渡河南岸，已成進退維谷之勢的朱毛，不得已利用朱德曾經兩度作我部下的關係，由朱德出面，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長信給我。他首先恭維了我一番：說是當今天下滔滔，羣雄爭競，你楊惠公素稱西南健者，就應該創

立自家的基業，如今爲顧全昔日相從的情誼，提供上中下三策，請我加以參考。

他所提出的上策，是請我加入共產黨，兩股力量會合，不難縱橫天下。中策是既然天下正多事之秋，我也可以自行發展，趁蔣委員長在成都

，陣前倒戈。他說如果我肯這樣做，共產黨一定願意助我一臂之力。下策呢，迫不得已，雙方衝突，那就可能兩敗俱傷，他又在信末寫着：倘我非採行『下策』不可，我前進，他們再跑，說什麼我也消滅不了他們。



筆者親眼見到的木里土司衛士，他們的服飾很漂亮，人也長得威武雄壯，但在時今的國中二年級教科書上，却將這些身著康巴族服裝的木里勇士，誤作遠在新疆的維吾爾族（纏回）了，這真是大錯特錯，纏回在冬天不纏頭而戴上帽子來，那還能稱之為「纏回」嗎？

我看完信，付之一笑，派人將信送回成都，呈給蔣委員長，這時，朱毛匪幫，似有繞向蘆定河右岸，向懋功方向逃竄的模樣，我奉命率部進駐天全、蘆山、寶興一帶，再沿岷江上游找到土匪來打。青衣江河床狹窄，兩岸都是懸崖絕壁，因此水勢湍急，奔流激宕的聲音，有如萬馬奔騰，我們沿江行軍六七天，日以繼夜的聽它咆哮怒吼，兩隻耳朵差點都震聾了。過金湯縣，當地的原始森林高聳雲天，樹木之大，要十幾個人才能圍抱，偶然碰到大樹倒在地上，我那些體能最好的士兵，說什麼也翻不過去，必須叫工兵來，在樹幹上鑿好一級級的階梯，這才像爬坡一樣的逐一爬過。中國地大物博，產物豐饒，越到那些蠻荒異域，越是令人嗟嘆不置。

人在大森林裏步行都那麼困難，騾馬更是不用說了，由於騾馬無法通過，朱毛將所帶的騾馬全部拋棄。森林中原有一條棧道，所謂棧道就是在地勢險絕的地方，傍山鑿洞架木，以通道路，因此棧道修築不易，破壞起來却很簡單，張良就曾獻策漢高祖劉邦，燒過由陝西褒城，通風縣西北的棧道。金湯的老百姓，在朱毛匪幫近時，也曾將這條棧道破壞，但是朱毛又把它重新修好，等他的部隊通過，同樣的爲了攔阻我這支追兵，於是又拆棄，我軍一到，即刻又修，這樣拆拆修修，一共三次。棧道全長二三十里，一邊是峭壁峻岩，腳下就是流勢湍急，亂石崢嶸的青衣江，朝下一望，有心臟病的人便很危險，不幸失足，或是滑跌一下，都將有去無回，粉身碎骨。

除了過棧道，還要走獨木橋，因爲岷江的上

游，平時水枯，涉足可過，一旦水漲，過後就只有走獨木橋。這種獨木橋光滑溜溜的，也是難走得很。

就這麼一路窮追，一直追到了大雪山，大雪山是一片大山脈，從康北到康南，連綿六七百里，我們所經過的是中段，接近四川，住在成都的人，天氣晴朗的時候，在西北方天際，往往看到靄靄的白雲，其實那不是白雲，那是大雪山山頂上的積雪。

因為行軍關係，部隊在山上，露宿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，竟發現死了十幾個士兵，一無外傷二無病痛，大家都奇怪他們是怎麼死的？其後方知，宿營地海拔太高，空氣稀薄，肺活量差些的人，會得窒息而死。

山間飄着美麗的雪花，只有黃豆那麼大小，死屍在山間，不臭也不爛，大山裏面奇奇怪怪的事情太多，士兵難免有點驚懼，因此一下山了，大家有說有笑，齊聲歌唱，人人興高采烈，歡欣鼓舞。

大小金川奇風異俗

下大雪山到了懋功、靖化，算是又回到了四川西北邊境，不過這一帶的風光，如果說它是四川的地方，還不如稱它為康邊西藏。因為這一帶的幾千名居民，十分之二三是回教，十分之七八是羌人，也就是通稱的藏番。

懋功的居民有三五千人，向有『小成都』之稱，稍微有點市面。清朝以前，這裏是府治，清初平定大小金川那有名的戰役，就發生在這一帶。

。從此清廷派一員協台駐守於此，也就是說，在此駐屯一旅重兵。

我們到了懋功，發現朱毛匪幫已經過境，遠來的追兵，率師回轉成都。敵人又跑遠了，我們唯有在這裏停留下來，聽候調遣。

靖化舊稱綏靖屯，住的全部是藏番，乾隆十四年清兵征伐大小金川，為防堵藏番作亂，在靖化建有許多寶塔式的堡壘，至今還在。

我軍初到懋功，我鑒於這一路奔波，深入不毛，士兵們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因此為了犒賞士兵，請當地官員替我買三十條犛牛，以便舉行一次官兵大會餐。

當地的回教徒養牛，採取放牧兼之的辦法，將犛牛放在山上，讓他自由自在，嚼草宿夜，十天半個月，牛主才上山去看看牠們。因此任何一位牛主，誰也說不出他自己擁有多少牛隻。犛牛夜裏睡眠，牠們會自動將小牛聚在當中，大牛團團的圍成一圈，頭朝外，隨時驚醒，一有危險，立刻起而抵抗。

牛主並不親自飼養犛牛，這些犛牛也就不大肯聽他們的話，要牛的時候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將一些在家裏飼養的牛混到犛牛羣中，再命人按照地理形勢吆喝驅趕，說也奇怪，那些犛牛都會跟着家牛逃，捕牛者埋伏沿途要衝，中途攔截，要幾頭牛，就捉幾頭牛帶走。

回教徒中有專門殺牛的勇士，他們殺牛的勇猛，比西班牙鬥牛士還要勝過幾分。殺牛者下穿短褲，上身赤裸，露出一身強壯的肌肉，腰上懸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牛在他面前一站，他便應準

似的飛身上前，一把抓住犛牛銳利的尖角，犛牛發了脾氣，橫衝直闖，拔足狂奔，那位勇士就在牛角上生了根似的，隨牠怎麼使力，隨牠衝得多遠多快，那兩隻手始終牢牢捉住牛角，整個身體，却像風中枯竹，在半空裏左搖右擺，他們膂力之強勁，身姿之矯捷，真是看得令人驚心動魄，舌擡不下。

就這樣以命相拚，鬥力鬥狠，直鬥到身軀龐大如山丘的犛牛口吐白沫，精疲力盡，又有一批勇士一擁而上，有人抱牛脚，有人拉尾巴，大家同心合力，齊發聲吼，就此把那五七百斤重的犛牛，掀翻在地，這時，抓角勇士從容拔出長刀，猛力一砍，將斗大牛頭一刀砍斷。我親眼目睹這人獸相爭最激烈的一幕，不禁長長的吁了一口氣。

——回教徒民性之強悍，即此可見一端。藏番，却又神秘複雜，大異其趣。藏番住的房子叫關寨，分上下兩層，上層住人，下層養牛馬畜牲，牛馬畜牲食於斯，溺於斯，長年累月從不打掃沖洗，於是奇臭難聞；藏番男子穿藍布衣服，女人也束腰長裙，性格也很強悍，人人佩刀，連婦女也不例外，刀長一二尺，還有銀飾的刀鞘。

當地也有少數的漢人，他們只准住在關寨以外，地位很低，對地方上任何事情都沒有發言權。每一戶藏番人家，不論貧富，不管關寨華美或簡陋，每一家都拿最考究的一間房子，闢作佛堂，以供喇嘛回家時在此拜佛。佛堂之後，又有一間特別佈置的寢宮，那是喇嘛和尚的寢室。

每一戶藏番人家，至少要有一個男子去當喇嘛，或則是一個女人去做尼姑。喇嘛或尼姑的訓練，要在兩三歲的時候就開始。當喇嘛，必須選慧根夙厚，天生穎悟的男孩，因為喇嘛的地位神聖不可侵犯，兼且享有許多特權，在藏番社會是最受尊敬的上流階級，而且也是藏番人生最有體面的事。當了喇嘛，就不必像俗人一樣勤勞操作，為生活而苦苦經營，他們有權讀書，穿華衣，住美屋，雖然規定終生不娶，但是每年可從喇嘛寺裏回家住上幾個月，喇嘛回家，無論嫂嫂弟媳，家中的女眷，都得肉身佈施，跟喇嘛在秘室裏追歡逐樂，大參其歡喜禪，因此他無妻，却又享多妻之福，於是人人競為喇嘛，西藏與「藏番」所在之地，也就成了喇嘛教的世界。喇嘛教世界的最大特色，在我們這些俗人看來，就是家族之中，根本毫無倫常觀念。

懋功地僻民貧，却有一座規模龐大，殿宇連綿的達維寺，寺裏可以容納上千的僧衆。小孩子決定了要當喇嘛，三四歲的時候便送到寺裏來，接受佛教教育，他們進寺以後，生活起居，佛典傳授，自有親近的長輩竭誠照顧，寺中經費與給養，又有相關人士踴躍輸將。

那一天，我前往瞻仰達維寺，寺中喇嘛，或着紅衣，或披袈裟，排列整齊的走出寺門跪迎，與此同時，寺裏鳴砲，奏樂，歡迎人士麇集，我頗為他們的誠意所感動，特意上前知會大喇嘛，現在是民主時代，人人平等，誰也不必向誰下跪。

大喇嘛請我拜佛，鐘鼓齊鳴，上香如儀，因

為我身上穿的是中央軍制服，我不便屈膝跪拜，這使他們稍微感到錯愕。

達維寺的待客大廳，陳設太豪華了，地面鋪着名貴的地毯，壁頭掛起錦綉的黃緞，客廳裏擺設有長條木凳，凳上有錦茵鋪陳，喇嘛僧衆齊同請我上座，坐下來柔軟舒適，那是綉墊之功。

好幾百位喇嘛衣着華麗，神情煥發，在我左右兩旁齊坐着，不一會兒盛宴開始，藏番之宴繁文縟節，吃的却很簡單，只有糌粑和酥油。糌粑是青稞磨成的細粉，酥油則為鮮牛奶，糌粑酥油應該同時進食，方法是抓一把糌粑放在酥油中，用手指攪拌，然後徐徐啜飲。

我的酥油盛在碗裏送上來，細細一看，鮮牛奶裏還雜有牛毛，這一看就不是滋味，然後照主人的樣，放糌粑攪幾下喝一口，味道又冷又腥，相當難吃，我暗暗決定，今天寧可挨餓，淺嚐即止。

飯後，休息了一會，大喇嘛引我參觀全寺，庫房裏各地奉獻的禮物堆積如山，有名貴華麗的綢緞與地毯，也有銅身鍍金或全部黃金鑄造的佛像，他們送了我一座小小的銅製鍍金佛，又帶我參觀了活佛的住處。

嚮導在不勝懷念的說：本寺活佛到西藏去留學，已經有七八年之久，他的房間從來就沒有人進去打掃整理過，可是如今仍然窗明几淨，一塵不染。言下之意，好像在跟我宣傳活佛是如何靈異。

然而據我調查所知，西藏活佛的轉世，雖然被人描寫得神靈活現，儼然若有其事，然而果若

究其實，難免也有幾分人謀勝天，巧作安排的成份在內。

在懋功靖化住不多久，我軍奉命調回雅安，因為這時西南有事，共匪又遠離川境，蔣委員長有更重要的任務賦予我們。我們移防，中央派鄧錫侯的一團接替防務，我方率軍回到蘆山寶興，天網恢恢，竟有一支朱毛匪幫的殘部自投羅網，竄抵我軍陣前，於是我二十軍磨刀霍霍向豬羊，這一仗，就在寶興硤砂坪上，殲匪千餘，生擒匪部一百餘名。

駐防貴陽任教峨嵋

當我軍回川又到洪雅，時間已經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夏天，廣西和中央發生意見，引起了所謂的兩廣事變，蔣委員長又派我赴貴州戒備，我軍兼程南下，集結重兵於貴陽以南，我的司令部設安順，二十軍佈防於普定、平壩、鎮寧一帶。我們一到，廣西事件已經圓滿解決，自此我們便在貴州西南邊陲，駐紮了一年之久。這其間，只有中央辦理峨嵋訓練團的時候，以陳誠為團長，我為團附，曾有一段短暫時間回過四川一趟。

安順，是貴州苗族集中之地，住有花苗、黑苗、種家、客家等多族，我曾到各地觀光，參觀苗人的舞蹈。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，是花苗跳舞的時候，男子揹行李，行李上插把刀，女人背上揹個娃娃，沒有娃娃也要用個假的當道具，當時我覺得不倫不類，不懂它是什麼用意。後來抗戰時我在湖南，才研究出苗人最早的居留地是兩湖一帶，但是由於漢人逐漸向西南發展，苗人打不

過漢人，祇好步步後退，退到黔桂滇等省。他們舞蹈時，也不忘當年的流氓，一面作戰，一面謀生，男子揹負行囊，女人則攜兒帶女，他們的化裝，表示他們是『在生活中從事戰鬥，在戰鬥時仍須謀生。』猶有在逃難中談戀愛、成家的意味，實際上是並非用文字表現的一頁民族史詩。

客家人跳舞，風格又是一變，他們穿着花叉大袖，臉上覆着面具與面紗，樂器僅鑼鼓各一，金鼓齊鳴，一面跳，一面抬出菩薩來，和江南人的出神會，約略有些近似。抗戰時我戍守安徽，某次在六安主持會議，當地人正在唱地方戲，有人邀我去參觀，一見演員的服裝與面具，似曾相識，再一想，不就是在安順看客家人跳舞時所曾見過的嗎？這件事引起了我的興趣，經過查閱研究。果然貴州的客家人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移民實邊，由六安等地編組軍隊遷移過去的。

貴筑在貴陽的正南方，又稱花溪，南明河兩岸，苗人麕集而居，這一帶的苗人，稱為水家，亦即花苗，水家女子穿起長裙，體態婀娜，她們又喜歡帶項圈，多有達十餘枚，大小不一，層次井然。她們的婚姻，十分有趣，大凡趕集的日子，就是花苗男女相親的佳期，事前自有媒人介紹，到時候男孩子站在一起，身上帶有銀項圈，女的也站成一堆，經過媒人指點，男女雙方相互注視，眉目傳情，然後女孩子彷彿嬌羞不勝，拔腳就跑，男孩子必須立即追上去，這時候，媒人也奔上前去幫忙，兩人合力，把女方追到，將項圈往女的頸子上一套，訂婚典禮，便告完成。

至於夷家的婚姻，則又不同，也是事前雙方

經媒人介紹，利用趕集，雙方始之默默，女的甚為嬌羞似的，拔步向山上就跑，男方追上去以後，便半公開的作靈肉合一的戀愛，因為她們要等到生下孩子，才准正式結婚。

男女追逐，相親相愛，這是一種很動人，而且也頗具誘惑力的戀愛方式，照道理說是未婚男女的嫁娶方式，但是漸漸的有些結過婚的男女，

也混跡其間，自動參加此一大膽而刺激的愛情遊戲，夷人一般都很重視貞操，因此糾紛時起，搞出許多械鬥或情殺的案件，使地方官覺得很難處理，由於花苗民性强悍，好勇鬥狠，所以爲了愛情事件，引起大規模的集體械鬥，竟也時有所聞。

(全文完)

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

增訂再版

鈕先銘著

定價新臺幣叁拾元歡迎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，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完成了曾經在「中外」、「春秋」兩雜誌連載多時的「還俗記」。承其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為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增訂再版本共三十萬言。四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定價新臺幣三十元。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